

演講摘記——《以攝影家之眼探索中歐斯洛維尼亞文化故事： 談策展線上攝影展》

講者：張 雍 / 摘記：梁逸汶

講座時間：111 年 4 月 29 日

講座地點：台師大博愛樓 413 演講廳

張雍為旅外攝影師，此次為其第二次於臺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所演講。張雍目前旅居於斯洛維尼亞，故此次演講以預錄影片及即時連線問答進行，以專業的攝影家之眼來看中歐斯洛維尼亞有趣的文化故事。

張雍曾於捷克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電影電視學院(FAMU)攻讀攝影，並描述以前斯洛維尼亞並沒有學院式的攝影教育，故斯洛維尼亞的學生於捷克布拉格就讀攝影及電影為一個傳統，而他在就讀時期也於 FAMU 裡認識了許多斯洛維尼亞同學並對斯拉夫文化以及邊境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的觀察中可以瞭解到邊境文化的不同特色：斯拉夫人比較隨性，卡車以及原物料都隨意的擺放在外；相反地，奧地利的視覺景觀就很不同，停車方式以及花園的擺放都非常地整齊劃一；而到了布拉格後則又回到斯拉夫文化的隨性風格。

張雍提及他的攝影對象主要為邊緣性格、非主流、難民以及精神病友等，而他的攝影作品與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

珠》非常有關。他抵達捷克的第一年，主要的攝影對象為捷克路上、公車站及火車站中的流浪漢。當時凌晨抵達一個陌生的城市時，首先與他攀談的就是流浪漢，然而隔天一早再次看到這個流浪漢時，卻是被當地居民視為「鬼魂」的存在，完全不正眼對待。這個畫面成為了他攝影的根基及精神，他認為「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故事」，而作為一個攝影師，他希望他的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個橋樑。

張雍闡述自己喜歡攝影的原因，是讓原本毫無交集的陌生人可以透過一個畫面或情緒，來發現我們擁有許多共通之處。他所尋找的攝影是一個「我們」的概念，與這群人一起經歷的瞬間，與他們站在統一個陣線上，可以依稀感受到他們的不容易及艱難。然而，我們所熟悉的媒體展現給人們的只是一個畫框的畫面，而非整體的狀況，他們所希望的是激起大眾一個廉價的同情心。

而在這場講座中，他以倒敘法展開了他所收集到的五個故事。

一、波蘭以及烏克蘭的邊境

戰爭初期最繁忙的邊境—波蘭的東南部邊境梅蒂卡(Medyka)開放所有交通工具及步行過境的難民通過，有足足超過 300 萬名烏克蘭難民行經此地。然而，在兩座邊境檢查站中間的三不管地帶，柵欄左側及右側經過的人長相卻不一樣。柵欄右側大多是烏克蘭白人、婦女、兒童及 18 歲以下的青年；柵欄左側則是非烏克蘭人。歐洲政府對待難民的方式跟我們來自哪個國家非常有關係，而這就是「歐洲堡壘」依舊存在的證據。

張雍曾見過兩次不同時期的逃難場景，這之間的差異使他感到非常生氣，他思索著一個人就是一個人，一個難民就是一個難民，為什麼政府需要用「國籍」來區別難民並行使差別待遇？具備烏克蘭護照的難民們可以提早上火車、享有歐盟健保資格、工作權以及教育權；相反地，非烏克蘭的難民僅有 15 天的過境期限，換句話說就是希望他們盡快回到自己的國家。除此之外，在波蘭邊境對待烏克蘭難民時，志工們都是熱情接待的態度，擁有充分的物資供應、等待區擁有清潔隊打掃，使烏克蘭難民擁有一個舒適的環境；然而，非烏克蘭人的等待區卻是遍地的垃圾。

張雍在這個故事中反思，若攝影是一項藝術的話，它就是選擇的藝術，例如：去哪裡、待多久、跟誰聊天、跟誰接觸、紀錄什麼人以及從哪個角度拍攝？若他身處在混亂的場合，他的第一個決定就是不跟記者待在一起，

而是跟故事主角待在一起。他希望能夠近距離接觸這些人們，握到他們的手、聞到他們的味以及聽到他們的談話，對他來說一個攝影師進到現場是必須的。

當有重大事件發生時、遠方有人們在受苦時，一個攝影師若還能夠繼續待在他的商業攝影棚裡拍咖啡、拍模特兒，而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馬上就能區分出誰是透過攝影維生的職業攝影師，而誰又是透過攝影去了解現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的人。在我們談話的同時，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流離失所及逃難的人們持續增加中，在這種特殊的時刻，不論是透過照片抑或是文字，我們是不是都應該對於人們激發出一種責任感？這個世界上不只是有我、而是有我們，並且包含在遠方的一群人。

二、2015 - 2016 年斯洛維尼亞以及克羅埃西亞的邊境

張雍曾出版一本文字攝影集《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這是他一輩子難以忘懷的情境及故事。他並非以一個攝影師的角色進入現場，而是以一個父親、兒子或丈夫的角色。他描述從中東來的難民們，若想要找到一個安全的容身之處是不簡單的。當難民們上火車前，警察卻對他們逐一搜身，結束後才容許他們上車。除此之外，現場上還有無數的裝甲車以及軍人，然而這是在波蘭—烏克蘭邊境上

所看不到的畫面。中東的難民並不被受歡迎，接收著請不要進來我們的國家的訊息。

所有的歷史從來都不是透明的，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很零散的片段或結果。政府官方網站中裝甲車的簡介，與它的實際作用是否真的相同？張雍實際經歷過兩次不同的難民逃難現場，發現歐洲人對待中東難民及烏克蘭難民是這麼的不同。難道所謂的人道標準、精神或價值，真的需要或應該有選擇性？

難民在寒冷的天氣下露宿田野，經過長時間的等待後，才離開髒亂、狼籍的場所前往其他收容中心。這混亂的場景不禁讓他懷疑，這真的是自己所認識的歐洲嗎？這個畫面彷彿像月球的背面，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但卻真實存在。當自己跟特定的一群人共同經驗的時候，你會想要跟他站在同一陣線。攝影師的工作不只是捕捉一個視覺畫面，而是透過影像來描述自己五官所接受到的訊息。那些無法用文字描述的情境，攝影師應該設法透過一個影像去跟不在現場的人分享。

張雍描述兩次逃難中的差別：烏克蘭難民擁有免費的車票及座位，中東難民是破爛的公車；波蘭的邊境沒有任何一位警察，斯洛維尼亞的邊境是一群全副武裝的警察；而最大的差異是對待的方式，烏克蘭難民能夠完全自由地在申根區移動、工作、享有健保以及教育權，中東難民是在嚴密的監視之下，確保難民們全數離開了我們的國家。

張雍認為歐洲也自知做了錯誤的事情，因此把這些場景封閉起來，不讓任何人發現及了解，因為對於歐洲人這是一個不光榮的歷史。時間流逝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時，當歐洲人的行動被限制後，他們是否也才會稍微想像一下，原來當初難民所遭遇到的苦頭是什麼樣的感覺。而烏克蘭戰爭讓歐洲人最感到詫異的是，原來難民也可能是白人，也可能是歐洲人。

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曾質疑：「如果歐洲人們現在只能接受白人難民的話，無法接受膚色及宗教不同的難民，歐洲並不需要俄羅斯來摧毀我們。」張雍希望能夠透過他的影像來質問，有沒有必要去區分你們以及我們？除此之外，他也希望透過自己的影像，呈現出從現場目睹以及西方媒體所播報內容之間的不同。

三、變裝皇后的故事 (Dragoslavia)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屬於 LGBT+ 的特殊跨國變裝藝人團體 Dragoslavia，Dragoslavia 為 Yugoslavia(南斯拉夫)以及 Drag Queen(變裝皇后)的縮寫。變裝皇后選擇 Drag 文化這個表達方式，使他們能夠更自在的做自己，並在自己所決定的裝扮下，使他們有一個新的身份認同及樣貌。

對張雍來說，這個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Drag Queen 接納他的方式，他們敞開胸懷

歡迎他更了解他們，並毫無保留的闡述他們的故事及表現方式。

張雍認為每一個攝影師都在等待被故事接納的瞬間，他希望自己在現場上是隱形的狀態，進而觀察、捕捉到被攝者最自然、樸實以及真實的樣貌。當有一個陌生人在他們表演的現場拍攝時，Drag Queen 們依舊非常享受及專心在自我的表演、裝扮以及角色扮演上。不僅如此，他們並沒有刻意的提防他抑或是讓人產生距離感，這使他十分自在地隱形在他們身旁。

對他來說，攝影師最重要的關鍵鑰匙就是好奇心，這幫助他打開了很多故事的大門，並利用相機作為一個聆聽的工具。他在歐洲長達十幾二十年的攝影心得就是：當一個人感受到旁邊的人對他是真心好奇的時候，他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每一個人都會有動機想要與他人分享，真誠的好奇心會使他人自然而然地與你交談，而這會帶你發現一個超越語言、性別、年齡以及國籍的共通性在我們眼前。雖然我們來自的地方都不一樣，但我們依舊會有相同的地方。

四、庫德斯坦自治區中精神病院的故事

這個故事位於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斯坦自治區，一個不是正式國家的地區，然而他們的人民卻擁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他們主要分佈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以及伊朗四國境

內。這個故事的契機為 2015-2016 年斯洛維尼亞以及克羅埃西亞邊境的逃難現場中，有一群人儘管在艱困的狀態下依舊與家人圍在一起載歌載舞、有說有笑，而這一群人就是庫德族人。這促使了張雍想去他們的家鄉一探究竟，試圖了解到底是怎樣的環境使這一群人如此的特別。

他在出發前收集資料時，注意到位於首都艾比爾(Erbil)專收男性精神病友的精神療養中心以及當地的屠宰場。他去到就連當地人都不常有機會到訪的角落，十分好奇曾遭受到許多不人道對待的庫德族人若是遇到其他有需要幫助的人們時—不論這些人是自己人、外人亦或是動物—他們是否會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對待他們？然而，結果卻令他失望，即使庫德族人是個受到許多苦難及生命威脅的民族，當他們對待他人時並沒有用不一樣的方式。

他描述在精神病院時所目睹的真實狀況。2017 年的獨立公投中，庫德斯坦自治區以壓倒性的票數支持獨立。然而，這樣的勝利卻為他們帶來了伊拉克政府的打壓以及報復。其中包含大為削減庫德斯坦自治區行政上的預算，這導致了所有醫院的員工薪水備受影響，而他們的解決方法卻是減少工時。

張雍將中午過後獨自與精神病友們在無聲無息大廳裡聽著飲水機滴答、滴答的畫面，與普魯士詩人的作品做連結。詩人所描寫的

山洞及鐘乳石的形成，就彷彿是精神病院的大廳及活生生的人變成雕像、被標籤為精神病患的過程。

後來張雍被院長趕出精神病院，原因是院長要求不能拍病人們的正面。他們告知張雍有一天病人的病情好轉，離開醫院回到正常生活時，假如病人不願意看到以前的自己，這些照片將成為病人控告攝影師的原因。雖然不能拍攝到正面，志工及護士們卻將病人們一個一個列隊叫來請張雍拍攝背面。在他們對待病人不經意的肢體動作中，可以感受到護士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護士如何將病人視為一個開玩笑的對象。然而，張雍所想要了解的是故事的正面，而非它的背面；他想要認識的是一個人及他的情緒，並非是一個編號或是病人。

五、牧羊人與屠宰場——庫德斯坦日記

庫德斯坦自治區的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屠宰場中。庫德族人大多是遜尼派教徒，而穆斯林都要遵守只飲食清真(Halal)食品的戒律。屠宰動物的方法在古蘭經中也有規範，舉例來說：不可以在骯髒的地方處理牲口、不可以事先麻醉動物、必須一刀刺進動物的大動脈並複誦阿拉很偉大。然而，實際執行卻不是古蘭經裡規範的那樣。

在屠宰場中，張雍感受到強烈的階級意識，庫德族人並沒有從過去的歷史中學到教

訓，當他們在對待動物可以有不同方式時，卻依然選擇用殘忍的手法。當人沒有把一個生命視為生命時，當他在結束動物的生命時，眼睛都不會眨一下、心也不會揪一下。對屠夫們來說，殺害動物只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對照現在我們所處的就是一個強調階級的世界，ISIS不將亞茲迪人當作人看待，庫德族人亦不將精神病人及動物視為生命看待那般。

即便如此，庫德斯坦自治區還是一個非常純樸的社會，當地居民都非常熱情、慷慨的歡迎他。儘管庫德族人現在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但他卻願意跟一個陌生人分享他還未真正得到、享受到的事情。在庫德族人身上，張雍感受到真正發自內心的慷慨以及庫德族人對於土地的情感，庫德族人之間流傳的一句話：「庫德族人沒有朋友，只有山。」正因為每當他們受到生命威脅時，便會往山裡逃跑，使得庫德族人與山及土地的關係非常親近。

結語

在張雍所講述的五個故事裡，可以看到那些被貼上許多標籤的民眾，不論是穆斯林、精神病患亦或是流浪漢，他都一一用自己的雙眼、雙耳去親自查證是否有差異之處，而哪些又是所謂的刻板印象。他將相機做為收音機，認真去感受、聆聽這些故事，攝影的過程讓他得到許多收穫，同時也拓開了視野。透過

攝影所感知到的事物，試著從自身經驗與這些陌生的人、事、物尋找連結時，人們就會發現彼此之間所共通的經驗及人性。

會後聽眾提問

Q：為什麼變裝皇后的照片會以黑白照來呈現？有什麼意象想提供給觀眾嗎？

A：有一種說法是人們在觀看黑白照片時，可以比彩色照片看到更豐富的顏色，因為觀眾必須利用想像的。若是以彩色照片來呈現的話會太現實，因為在彩色照片上把所有細節都看得一清二楚的話，就會使觀眾無法擁有更多自己的想像。相反地，把顏色抽離後，可以使觀眾跟畫面的情感連結變的更直接、容易及強烈，使他們更專心的觀看及討論照片上人物的情感及情緒。

Q：當你到一個比較沈重、難過的現場拍攝時，怎麼去處理這些後續的情緒？

A：在經歷過這幾年的練習後，我認為自己能夠進到這些故事的現場是一種福氣，因為他們願意讓我進到這個故事的現場拍攝、靠近。當我在現場的時候，我必須忘掉自己的情緒，進而成為一個媒介、一張透明紙來記錄這些故事。對於攝影師來說找到自己內心的

平靜及正面的能量是非常重要的，不論看到多麼瘋狂的場景，都有辦法找回自己原本的位置，從容地讓故事擁抱我們。

(本文摘記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師大百年校慶活動

**以攝影家之眼探索
中歐斯洛維尼亞文化故事：
談策展線上攝影展**

時間：111.4.29 (五)
14:30-17:30 人數上限40人
地點：博愛樓413教室

主持人：賴嘉玲 所長
講者：張雍 先生
旅居斯洛維尼亞攝影師